

影响世界的百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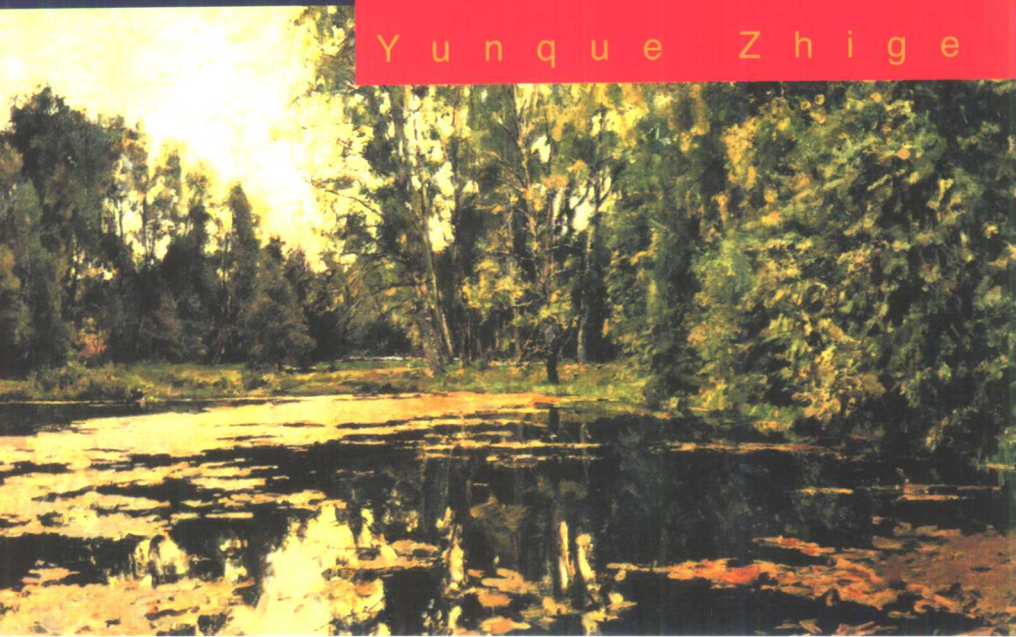


云雀之歌

[美] 威拉·凯瑟 著 曹明伦 译

沈阳出版社

Y u n q u e Z h i g e





云雀之歌

〔美〕威拉·凯瑟 著 曹明伦 译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雀之歌 / [美] 威拉·凯瑟著；曹明伦译. — 沈阳：沈阳出版社，2001.8

(影响世界的百部书)

ISBN 7-5441-1726-X

I. 云… II. ①威…②曹…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7318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25 千字 印张：15.375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继光

责任校对：李彦姝

封面设计：罗 洪

版式设计：王 文

定价：24.00 元

《影响世界的百部书》编委会

主 编

申慧辉 韩永言

副主编

王继光 张晓强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冯 象 刘笑敢

余中先 陈中梅

沈 林 沈 双

李树权 周晓亮

总策划

韩永言 王继光

总 序

1999年是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当电脑的千年问题随着两千年的临近而越来越令科学家们手忙脚乱时,当普通民众因电脑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而不能不对千年问题拭目以待时,还会有谁无视新世纪那日益响亮的脚步声呢。

大型书系“影响世界的百部书”,就是在迎接新世纪到来之际应时而生的。

20世纪末是东西方思想界都异常活跃的时候。代表着第三世界的众多东方国家,在经历了多年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之后,如今当世界进入了后殖民时代之时,正在为发展经济与科技努力奋进着。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参与者无不意识到传统的重要:它既是财富、资源、经验,但同时也可能是压力、负担、累赘。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得到应有的重视,已成为东方各国在争取经济权益时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对于西方,如何看待传统似乎更加复杂。传统的西方学者尊崇的所谓经典诚然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已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保守派们正是利用它来抵御影响日渐强大的东方文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成为地球村的今天,这种带有歧视意味的姿态不仅影响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也违背平等的原则,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PC运动的倡导者们在主张社会公正的同时,也为全球范围内的精神平等做出了贡献。但是,如何在东西方文明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当主张传统人文主义的美国学者布鲁姆发表了《伟大的典律》之后,他那推崇西方传统经典的姿态马上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非论与批评。而作为东方世界成员的中国学者,则感到难以在布鲁姆及其反对者之间简单地做出选择。因为在这场论争中,传统常常意味着西方中心说,而平等公正则又偶尔代表着偏激。因此,尊重传统的中国人既不可能赞同西方中心说,却又认为某些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过于偏激,并不可取。也许,最佳的选择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中庸之道:既要保留几千年人类文明中的精华,又要让当代的世界具有更多的平等与公正。

这个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中庸之道,在编选“影响世界的百部书”中同样是个难题。不过,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出这套书系的意义。“影响世界的百部书”就是企

图在新旧交替、思潮繁多、思想活跃的当代世界上，综合东西方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各个学派的研究动向，重新审视东西方的传统经典，以较新的思路对其加以梳理，编出一套较具时代特色、较有现实意义的书系。这套书不仅是对人类数千年文明的反思，同时也包含了本世纪中后期社会思潮的变迁。因此，它应当是新旧结合的，既经典又现代的，既是对人类文明的礼拜，又是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提高中带有普及意义，普及中含有提高作用，高深中求平实，学术中求实际，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它还应当立足于当代思想界的最新成就之上，用今人的眼光重新整理历代经典，尤其关注那些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种族的和性别的原因，而被撤出或摆上书架的著作，并对其加以认真的筛选。它还应当是超脱于各种潮流之上的，不人云亦云，而是把握住人类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力求做到从一个侧面介绍世界文化的发展线索。它还应当具有一种独特的角度，既要反映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又要争取得住时间的检验。因此，影响及意义尚待进一步证明的新著，本书系拟不过多考虑。至于一些著述较多的名家，为了广大读者的阅读需要，本书系则拟在权威性与可读性之间向后者倾斜，舍弃最高深的专著而选取较易懂的名篇。

“影响世界的百部书”似乎应当将古今中外各个领域内的最佳成果全部囊括其中。但是面对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数千年人类文明史，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单是音乐、绘画、建筑和科学技术这些过于抽象或具体的专业难以找到合适的文字载体，就连心理学、教育学和精神分析学等较新学科的著述，也因过于专门化而难以作出恰当的选择。而经济类专著则因学派繁多且每天都在接受着生活检验而更加复杂，难以予以精当的归纳和介绍。此外，一些在 20 世纪影响较大的新经典，由于思想新、翻译难度大而至今未能得到合格译家的翻译，可本书系又不能不将其包括在内。对于编者来说，这些都是挑战。因此，不求全面、高深，但求自成系统，是本书编者几经讨论之后确定的一项原则。

狄德罗在 18 世纪末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谁才是主人？作家还是读者？”狄德罗是智慧的。他早在 200 年前就已经认识到，编码的人（作家）固然重要，可是阅读的主动权却是在解码人（读者）的手中。也就是说，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的作用至关重要。而读者所处的时代及其环境因素，又在决定着读者的阅读感受。童年的人类写史如写传奇，读史如读故事。成年的人类则会在同一部历史中读出史诗、悲剧，甚至喜剧、闹剧。我们这些处于 20 世纪末的读者（编者也是读者，而且是第一批

读者),站在信息高速公路和知识经济的科学前沿,面对着正史、野史、传说、戏说等多副面孔的历史,自然会有我们自己的新读法、新看法。这部大型书系“影响世界的百部书”所以在书系泛滥的今天仍然得到诸多学者、同道和友人的热情支持、得以问世,是因为它确实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可以相信,这套书不仅有出版的必要,而且也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我们期望这套书在出版的过程中,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和建议,使其不断地得到充实与完善,为处在转型时期的各类读者,提供一份有用的精神食粮。

申慧辉

1999年7月

威拉·凯瑟与《云雀之歌》

威拉·凯瑟 (Willa Cather, 1873 - 1947) 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她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牧场上, 9 岁时随父母迁居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韦伯斯特县。凯瑟少年时曾立志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从 15 岁到 19 岁的 4 年间, 她一直蓄短发, 着男装, 并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威廉 (William)。中学毕业后她的兴趣转向文学, 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就读期间, 先后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法语、德语以及古典文学、历史、哲学、修辞和新闻等课程。大学毕业后, 她曾辗转于林肯市、匹兹堡和纽约, 先后在《林肯信使报》、《家庭》月刊、《导报》和《麦克卢尔》杂志当记者和编辑 (在匹兹堡期间, 她曾在中学教过拉丁语), 与此同时她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评论。1912 年, 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之桥》(Alexander's Bridge), 这部以伦敦为背景的小说并未获得她期盼的成功。其后她听从朋友莎拉·奥恩·朱厄特的劝导, 决定以自幼熟悉的西部边疆生活为题材, 创作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为此她辞去了编辑职务潜心写作, 在几年间便写出了奠定了她文学地位的 3 部长篇小说: 《啊, 拓荒者!》(Oh, Pioneers! 1913)、《云雀之歌》(The Song of the Lark, 1915) 和《我的安东妮亚》(My Antonia, 1918)。

威拉·凯瑟从事过新闻和教育工作, 去过许多地方, 接触

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对于她来说，边地风光和那些开垦荒地的移民留给她的印象是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这是足以让她受用一生的创作的源泉。她把自己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交织在描绘美洲荒原的作品中，她的小说展示了垦荒的移民们乐观豁达的性格和坚韧不屈的精神。

从《啊，拓荒者！》开始，威拉·凯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也就是说，她的歌与自己的嗓音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和谐。《啊，拓荒者！》第一次从正面写边疆题材。小说主人公亚历山德拉是移民的女儿，她以勇敢和毅力战胜了生活中的不幸和灾难。这本书，凯瑟写得得心应手，因为她汲取的是记忆和感情，这是属于她自己的小说。这部作品的题材并没有什么新颖别致的地方，因为从1823年开始，移民征服荒原的故事就已成为以美国开垦为背景的小说的共同主题。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美国作家以如此严肃的态度把生活在内布拉斯加的移民的故事作为创作题材，因为当时的内布拉斯加一直被当作荒蛮之地，这里发生的故事，是不会受到那些有着良好教养的作家的重视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拓荒者！》的主题是有着特殊意义的。随后的《云雀之歌》又承续了这样的主题，并将它进一步深化。

《云雀之歌》于1915年10月由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小说一问世便得到评论界一致好评。著名评论家门肯(H·L·Mencken)当时就宣称：“现在凯瑟小姐已明确无误地步入了那一小批必须被认真评价的美国小说家之列。”同《啊，拓荒者！》一样，《云雀之歌》开篇时的故事背景仍是西部（只不过凯瑟把内布拉斯加改成了科罗拉多），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祖籍瑞典的美国女孩，一个具有天赋但却缺乏机会的女孩。

不过她这次面对的不仅是无情的土地，成功的定义也不像《啊，拓荒者！》中那么单纯。现在生存的问题中已渗入了文化问题，在对物质的追求中已融入了对精神的追求。正如凯瑟自己所言，《云雀之歌》写的是“一位年轻姑娘对某种美好事物的认识”过程。女主人公西娅从一个偏僻小镇的普通女孩成长为一名杰出艺术家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一代美国移民在没有文化传统和艺术背景的环境中通过艰苦奋斗实现自我的过程。西娅的成长道路与在她之前的亚历山德拉和在她之后的安东尼娅（《我的安东妮亚》）有所不同，但她们都是美国第二代移民的佼佼者。她们都吸收并延续了欧洲的文化传统，但同时又都具有新大陆人的质朴清新。她们都演绎了一个成功的故事，都反映了美国人经历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云雀之歌》是威拉·凯瑟最长的一部小说，亦是她最具自传性的一部小说。凯瑟走的是一条忠于生活、忠于艺术的创作道路。她认为小说“必须从喧腾闪亮的现实之流中筛选出永恒的艺术材料”。她后期主张写“不带家具的小说”，反对叠床架屋的细节描写。根据这一主张，她认为《云雀之歌》本该只写西娅“向前奋斗”的过程，不该写她事业成功后的故事。对21世纪的读者来说，女主人公的奋斗过程固然引人入胜，可她成功之后的境况却能发人深省。《云雀之歌》的中译本是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与中国读者见面，相信许多读者会欣喜地发现又多了一本好书。

凯瑟一生写了10余部长篇小说，其中大部分都成了经典读物。曾获普利策奖的《我们中的一个》（One of Ours, 1922）写一个农场青年对信仰的迷惘、探索和追求；《一个迷途的女人》（A Lost Lady, 1923）写一个实业家的妻子被投机商引诱

而走向堕落；《教授之家》（The Professor's House, 1925）写一名历史教授鄙视其崇拜金钱的家人并向往古代人的淳朴生活；《大主教之死》（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 1927）歌颂了在印第安人中传教的天主教神父的献身精神；《莎菲拉与女奴》（Sapphira and the Slave Girl, 1940）则描述了南北战争以前一名白人妇女帮助一个女黑奴逃往加拿大的高尚行为。

凯瑟并非一名激进的社会批评家，但她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崇拜物质的现代社会之不满，表露了她对往昔淳朴生活的向往。她的作品结构匀称，节奏舒缓，文字优美，既有史诗般的庄重又有抒情般的悠扬。在各种现代文学流派风行一时之后，当今的美国评论界认为凯瑟是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斯坦福大学文学教授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说：“除了威拉·凯瑟，美国文坛上还没有第二位作家以如许深切的感情、抒情诗般的恋旧情怀和坚定的理解，写出美国人经历中最重要的一环。”著名批评家麦克斯威尔·盖斯马尔（Maxwell Geismar）则称凯瑟是“不断物质化的文明中一个精神美的捍卫者”。

目 录

总 序

申慧辉

第一部	童年的朋友	1
第二部	云雀之歌	157
第三部	无聊的面孔	243
第四部	古老的民族	285
第五部	阿奇医生的冒险	331
第六部	克朗伯格	369
尾 声		469

第一部 童年的朋友

1

霍华德·阿奇医生刚同那位犹太裁缝和两名碰巧要在月石镇过夜的旅行推销员打完一局台球后回到诊所。他的诊所在公爵大楼内，位于药店的楼上。医生的仆人拉里已点亮候诊室里的吊灯和书房桌上那盏双芯台灯。无烟煤炉的白云母片炉身已经发红，书房里的空气很热，所以医生一进去便推开了连通他那间小手术室的门，手术室里没有火炉。候诊室铺着地毯，布置得较拘谨，有点儿像乡下人家的客厅。书房里是已经磨损且没有漆过的地板，但看上去却使人感到冬日的舒适温馨。医生那张平面书桌很大，而且做工十分考究；玻璃镇纸下的文件资料一叠一叠堆得整整齐齐。火炉的后面，一个有双

扇玻璃门的宽大的书架从地板一直耸到天花板。书架上塞满了厚薄不等、色泽各异的医学书籍。最上一格顺溜摆着三四十卷暗云纹硬面精装书，全都饰有仿皮书脊。

如同今天新英格兰乡村的医生大都很老迈，二十五年前科罗拉多州小镇上的大夫一般都很年轻。阿奇医生当时不过才三十岁。他身材很高，有一副宽厚并挺得笔直的胸背和一颗硕大且形状好看的头颅。他是个气度不凡的男人，至少在世界的那个部分堪称卓越。他那头红棕色头发从一侧整齐地分开并遮掩着他高高的前额，这种方式显露出他几分个性。他的鼻梁又粗又直，他的眼睛充满智慧。他嘴唇上方蓄有一溜儿弯弯的、微红的胡子，下巴上则留有一络修剪整齐的胡须，这使他看上去有点像画中的拿破仑三世。他那双手掌很大并保养得很好，但手形粗糙，而且手背上布满了卷曲的淡红色汗毛。他穿着一身蓝色的毛料宽纹哗叽套装；那些旅行推销员曾一眼就看出这身衣服出自丹佛^①一位裁缝之手。这位医生总是穿得衣冠楚楚。

阿奇医生把台灯扭亮了一点，在书桌前的那张转椅上坐下。他坐得并不安稳，手指不断有节奏地敲击着膝盖，两眼则在环顾四壁，仿佛他正心烦意乱。他看了看表，随后又心不在焉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小串钥匙，挑出其中的一把并盯着它看。一丝几乎察觉不出的冷笑浮现在他的嘴角，但他的眼睛仍保持着沉思的神情。在通往过道的那扇门后，在他乘车穿的那件野牛皮大衣下面，有一个上着锁的食品橱。医生无意识地将橱打开，同时把脚下的一堆粘满泥的套鞋踢到一边。橱内隔板上有威士忌酒杯和酒瓶，有柠檬汁、糖和苦味酒。听见一阵脚步声

① 科罗拉多州之首府。

从房门外空荡荡的过道上传来，医生又关好食品橱，啪地一下锁上了那把销栓锁。候诊室的门被推开，一个男人进了屋并接着进了诊察室。

“晚上好，克朗伯格先生，”医生随随便便地招呼道。“请坐。”

来者是一位身子骨单薄的高个子男人，有一脸稀疏且已开始花白的棕色络腮胡。他穿着一件礼服大衣，戴一顶宽边黑色礼帽，系一条白色的上等细麻领带，并戴着一副钢丝边眼镜。当他撩起大衣下摆坐下之时，他露出的全然是一副矫揉造作且自命不凡的神气。

“晚上好，大夫。可以随我上我家去一趟吗？我想今晚克朗伯格太太会需要您。”此话说得极其庄重，同时又非常奇怪地透出一点儿尴尬。

“得马上去吗？”医生走进他的手术室时回头问。

克朗伯格先生捂着嘴咳嗽了两声，并且皱起了两道眉头。他那张脸随时都有可能绽出一种激动的微笑。仅仅是凭着他习以为常的牧师风度他才忍住了没有绽开笑脸。“这个，我想最好是马上去。您在那儿克朗伯格太太会轻松些。她已经痛了好一阵了。”

医生从手术室出来，把一个黑包扔到桌上，在一本处方笺上为他那名仆人写下了一些吩咐，然后穿上了大衣。“一切就绪，”他一边说一边熄了灯。克朗伯格先生站起身来，他俩一道穿过空荡荡的过道，下了那段通往街面的楼梯。楼下那家药店一团漆黑，隔壁的酒馆也正在关门。主街上别的灯光都已熄灭。

在街道两旁木板人行道的外侧，积雪已被铲起来砌成了临